



# 源泉

丁秋生

解 放 軍 文 艺 社

17326

822  
1022,

源

泉

丁 秋 月



解 放 軍 文 艺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北 京

## 源 泉

\*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旗坛寺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4号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北京阜外马尾沟九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本开850×1168毫米 印张1 $\frac{1}{2}$  插图4 字数267,000

1964年9月第一版

196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0 定价(3)1.20元

## 內 容 提 要

小說《源泉》以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集中地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一連队从洛阳战役到开封战役的一段战斗生活故事。书中通过几个解放战士的曲折而复杂的思想觉悟过程，生动地体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的威力。

小說通过一系列感人的情节，刻划了几个主要人物，如指导员馬继成、老战士江大忠、解放战士王启新、李金鎖等，給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本书由本社与山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封面設計：高山  
插 圖

**统一书号 10137·99**  
**定 价(3)1.20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引 子

四面八方的陣地上，各種口徑的炮，瞄準一個目標，按照統一的口令開火。炮彈爆炸的煙霧，象一團巨大的黑紗，把一圈圩牆和五幢大樓嚴嚴地罩住了。地堡、工事，一個連一個倒塌、碎裂；鐵絲網、鹿柴、石塊、泥土、木料、槍枝，隨着炮彈炸裂，狂飛亂舞，迸向天空。

這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五點二十分。人民解放軍一支強大的攻城部隊，正向着國民黨洛陽守軍二〇六師的核心陣地——洛陽中學發起總攻。……

炮仍在繼續打着。

在核心據點東北角上，一幢大樓前面三十多公尺處，有一座水泥地堡。地堡的頂蓋被炮彈掀掉了半邊，地堡里硝煙還沒有消散，地上橫七豎八躺滿了屍體。

突然，屍體堆里一陣蠕動，鑽出一個人來。這人約莫三十掛零，生得膀闊腰圓，滿臉被硝煙熏得烏黑，一圈連鬚胡子上，沾滿了灰土、草屑。他那兩道濃眉下的一雙烏亮的眼珠，忽悠悠轉着，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又側耳聽了聽外面的炮聲，便爬出了死人堆。

(AB06/02

他靠着地堡壁坐下来，掏了掏耳朵里的土，又从被打死的排长身上搜出半包纸烟，拿出一支，点着了。

“唉，气数尽嘍——”他猛吸了口烟，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哀哀地哼唱起京戏来：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他的戏腔被打断了。昏暗里，又一个兵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那人一边爬，一边低低地叫了声：“大哥！”

“唔，李金鎖？”被叫大哥的人一愣，連忙問道，“你还活着？挂彩了沒有？”

“沒。”李金鎖搖搖頭。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一張本就黃瘦的臉，吃了炮火的惊吓，变成紙一样白。他慢慢爬到中年人身边，哆哆嗦嗦地說：“大哥，完啦！这回……咱弟兄 怕是完啦！”

“是啊，这叫‘在劫难逃’啊！”中年人吸了口烟，又呸的一声吐了口唾沫，說，“記得不，金鎖？前些天，上边叫去东关逼着老百姓拆房，看着墙倒屋塌的样子，看着老乡們孩子哭老婆叫的那个惨勁！打那回来，我天天晚上做恶梦；白天賭錢，一擲一个么二三。我就知道要倒霉！——唉，伤了天理啦，看，这不是应啦？”

“上面不是說，援兵就要到了，兴許能守得住？”李金鎖怯生生地問。

“有錢买画眉，誰听那些兔子叫！”中年人四下看了一眼，見沒有別人，罵道，“东門的工事难道你沒見？高碉、矮堡、子母堡，一色的水泥工事；里三层外三层的壕沟、鉄絲网、地雷、电网，够瞧的了吧，可一夜工夫就叫人家突破了。如今，核桃壳都砸碎了，这层油皮能頂个啥？我看，哼……”

“声音放小一点，大哥，……”李金鎖扯了扯他的衣襟。

“他媽的，怕啥？那些偷听密报的家伙，沒死也早躲他媽远远的啦！”中年人越說越有气，索性朝面前那个被炸死的排长踢了一脚，亮起嗓子罵起来：“那些当官的，不是靠他媽的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家伙，就是些軍校毕业的少爷，拍馬溜沟子、吃空名字、賭錢、逛窑子、揍当兵的……都是把好手；打仗啦，一个个成了听见枪响尿褲襠的貨。哼，我王启新当兵十年啦，生就一副鉄身子，练就一身真本事；就因为脊梁后头沒有靠山，如今才混了个下士，到头来还得替他們卖命！”

“唉，反正咱这条命是卖上啦！完啦！完啦！”李金鎖耷拉下头，嗚嗚地哭起来。

“哎——老弟，‘大丈夫泪不輕彈’嘛，別哭。”王启新关切地拍拍李金鎖的肩膀，“完是完不了。子彈沒长眼，人可长着眼；放机灵点，跟着你大哥我，大不了当个俘虏。”

“当俘虏？”李金鎖惊惧地抬起头，“政訓員不是說，八路軍抓到咱，砍头，枪毙，上‘望蔣杆’，冲鋒打头陣，退却垫屁股；还說，把炸药捆在俘虏身上，用机关枪逼着往上送哩！”

“这……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王启新又吸了口烟，“‘上山砍柴，过河脫鞋’——到哪說哪。只要这会儿不被打死，到时候，你听我的。忘了你弄断撞針的那一回啦！”

“沒忘，大哥。那回事多亏了你，救命之恩，兄弟一輩子也忘不了！”

“这不就对啦！”王启新得意地咧咧嘴，“看，那回經你大哥那么一点撥，天大的凶險还不就过去啦！”

王启新提到的这回事，发生在半年以前。那时候，王启新被撥到这个师还不到一年，李金鎖刚从一个地方队伍合編过来。两



个人同在一个班，又是河南大同乡，很快就熟識了。有一天，李金鎖擦枪，不小心把撞針弄断了。他战战兢兢地問王启新：

“王大哥，看这咋整呀？”

王启新一把把撞針夺到手，四下一瞅，見没人看見，便悄声地說：“老弟，你真不知死活！幸亏是遇見我，要是碰見旁人，一报告，你这罪名可就大啦。給你判个‘故意毁坏武器’的罪，輕則挨軍棍，重則杀头呀！”

“哎呀，我的娘呀！”李金鎖撲的一声跪下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哀求道，“大哥，你得救救我呀！”

“这……老弟，你放心！”王启新被这年輕的新兵的眼泪打动了心。他略一思忖，然后一拍胸脯：“好！‘多个朋友多条路’，我王启新为朋友两肋插刀！”

当天，王启新到鉄匠鋪照样打了一根装上了，并且囑咐李金鎖：万一查出来，就一口咬定沒換过！这一来，居然一直沒被发现。有一回賭錢的时候，王启新又故意沒要排长輸的錢，借这人情，把李金鎖要过来，当了自己的彈药手，把步枪交上去了，这事才算了結。从此，李金鎖把王启新看成了有救命之恩的老兄长，王启新也拉住了这个知恩、老实、听使喚的二等兵。

这会，王启新提到这件事，倒使李金鎖多少定了定心。他漫应了声：“是，大哥，我跟着你……”

轰，轰轰……又是几排炮彈在附近爆炸了，土块、碎石嘭嘭地落到地堡上。李金鎖打了个寒战，又长叹了口气，两手捧住脑袋，低下了头。

王启新把身子往角落里挪了挪，又点了一支烟，然后碰了碰李金鎖的胳膊肘：“生死福禍全都有个命管着哪！想开一点，老弟！”

“唉，大哥，”李金鎖話音里透着淒涼，“我不比你呀——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無牽無掛的。我，我死了倒沒啥，可我還有個家……”

“家，家！‘婊子年年說十八，當兵的天天想回家’。也不看看什麼時候！”王啟新嘲弄地說，“咱們當丘八的，都是把腦袋別在褲帶上過光景，還顧得上這個！”

“你是不知道啊，我家里有個老娘，還有個媳婦，剛過門才三天……”

“看，那你怎么舍得出來當了兵？”

“這由得我？”李金鎖驀然抬起頭，眼里迸出一股怒氣，右手使勁抓着胸口，“俺村叫李丙昆的那個大財主是保長，他派人派槍硬把我抓來的呀！……一年多啦，可憐她們也不知是死是活。”

“哼，他媽的，有錢的王八大三輩，這些傢伙，早晚有一天會落到咱們手裏的！”王啟新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胸前的口袋，臉上挂上了一股怒氣，“老弟，把心放寬。只要咱弟兄這次能活着出去，往後伸冤報仇，你大哥定要助你一臂之力！……”

炮聲突然停止了。王啟新咽住了嘴邊的話，連忙撲到槍眼上，拖下了那挺美造“加拿大”輕機槍，一面擦拭着上面的灰土，一面說：“不好！天黑了，炮火也轉移了，八路快開始沖鋒了！”

就在這時，地堡後面大樓上一個嘎啞的聲音傳過來：“八号地堡，還有會喘氣的沒有？”

“有！”王啟新正正帽子，從地堡門口探出了頭，“報告連長，排長殉國，下士王啟新在。”

“混蛋！怎么不開火？”

“是！”王啟新一挺胸，撞到了地堡頂蓋上。

“開火！守住了，官升三級；不打，斃了你們！”

“是！”王启新一轉身，对着空蕩蕩的破地堡，亮着嗓子大叫，“弟兄們，听我的！打呀——”

“打？”李金鎖惊异地問，“大哥，你剛才不是說……再說，就咱俩，打个什么勁？”

“看你，真是死心眼！”王启新摸着碰痛了的脑袋，生气地瞪了他一眼，“看風使舵嘛！反正有的是子彈，打几枪，一来交交差，二来嘛——”他神秘地眇眇眼，“要是能熬过这一关，喊这么几声，打这么几枪，也算得上有功之臣；咱弟兄不他媽升級，也能捞一把。来，跟着我干！”

他随手举起机枪，向着地堡頂的破洞噠噠地打起来。李金鎖也茫然地摸了支步枪，胡乱放着。一梭子子彈還沒打完，就引来了一連串的还击。王启新一楞神，随即向着枪眼外面看了一眼，臉色猛然变了。他眼珠儿忽悠悠轉了一轉，拉了李金鎖一把：“人家上来啦，走，跟我撤！”两个人弯腰钻出了地堡，趁着天黑，順着交通沟，一溜烟钻进了背后的大楼里。

他俩一上楼，就钻进了一个房間。

外面机枪、步枪子彈，象潑水一样，从窗口里、枪眼里射进屋里来，墙上和天花板上的牆皮、木屑，扑楞扑楞乱飞。密集的枪声里，夹杂着洪亮的喊話声：“蔣軍弟兄們，解放軍寬待俘虏，放下武器是生路！”“繳枪不杀！”……楼里，象一棍搗烂了的老鵝窝一样，当兵的你推我挤，慌乱地奔跑着，喊叫着。有的听了喊話声，干脆把枪一扔，找个角落躲了起来。只有一个連长躲在門边，还在揮着手枪狂叫：“到窗根底下去，給我頂住！頂住！”

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震得滿屋是尘土，大概楼門口的地堡被炸飞了。不多会，門前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有人砰的一声踢开了房門，用粗大的嗓門喊了声：“繳枪不杀！”

那位連长还想抵抗，向門边打了一枪。門外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把他打倒了。一时，士兵們象听到什么口令似的，唰的一声两手举起了枪：“饒命，饒命！繳枪！”

当兵的在嘩啦嘩啦地退子弹。那个粗嗓門又問：“有灯沒有？”

“有个蜡烛头。”牆边有人討好地应了一声。随即啪的一声划着了火，屋里亮了。

王启新没顾不上繳枪。他蹲在黑暗的牆角里，匆忙地撕下胸章塞进衣兜，又从貼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攥在手心里，然后抱着机枪，低着头，轉他的眼珠子。这时，一只手抓住了机枪筒子：“拿过来！”

王启新抬起眼皮，一眼看見了那只手：又粗又大，暴起青筋，手腕上有道斜斜的伤疤。

“繳枪！”又吼了一声。

王启新再往上看去，这才看清，来人是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汉子，滿臉怒气，一双睜得老大的眼睛里布满了血絲，发出逼人的光，簡直象要噴出火来。那人右手把胸前的冲锋枪往后一挫，手指触到了扳机，咬着牙，圓睜着眼直視着他。

在这烏黑的枪口和仇恨的目光的逼視下，王启新咧开了嘴，臉上迅速堆起了一股笑容。他平举起枪，往那人面前一递：“嘿，班长，我亲手繳給你。这是挺好枪，美国貨，你得賞……”

“胡說！”那人接过枪，厉声地打断了他的話。

“是，是。”王启新又把手里早已准备好的东西——一个銀制的“連心鎖”，递到了那人的面前，“班长，一点小意思，純銀的，好成色！”

“拿开！自己放好了！”那人厌恶地瞥了一眼，提起机枪，扭轉

身到旁边搜索去了。

王启新向李金鎖偷偷地吐了吐舌头，低声說道：“真怪……”  
話犹未了，外面一个尖細的嗓子在叫：

“大江，班长命令：帶他們到門外集中！”

……………

俘虏队伍走下滿是烟火、瓦礫的戰場。当他們排成两路纵队，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核心据点的战斗已經結束，天已大亮了。

王启新和李金鎖，背着仓促包成的衣包，随着长长的队列，蹒跚地走着。仿佛直到現在，他們才想到自己还活着，沒有被埋葬在那天崩地裂的炮火和潑水似的彈雨里。他俩大口吸着清新的空气，不时回头看看浮蕩着硝烟的戰場，互相对看上一眼；又不时打量着押解他們的那个名叫“大江”的战士。对于这个亲手迫使他繳了械的壮汉子，王启新看得更清楚了：那張黧黑的臉，显得很憨厚；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軍帽下沿的两鬚上，竟象均匀地撒上了一把盐粒子似的，长着斑白的头发。这憨厚的面孔、鬚角的白发，再加上他脚上那双張着大嘴的鏟鞋，和略带笨拙的步态，使王启新觉得，这人怎么看也不象个兵，倒象个剛放下了鋤把子的农民。

“就凭这样的兵，竟然能打开了洛阳城，消灭了我們这个主力师，抓了我当俘虏？”王启新疑疑惑惑地想着。一时，他非常想和这个“大江”扯談两句。他紧走了两步，剛要开口，突然，身后傳來一陣緩慢的馬蹄声。王启新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騎馬的解放軍軍人。走在前面的一个，約有三十来岁，一張敦厚、朴实的士兵的臉膛，带着溫和的笑容，穿一身整洁的粗布軍装。他一面放緩了轡头，让馬慢慢走着，一面仔細地看着俘虏的行列。当

他走到名叫大江的战士身边的时候，突然一勒馬繮，叫道：

“噢，这不是江大忠同志嗎？”他开朗地笑了声，“什么时候咱俩再摔一次跤呀！”

江大忠抬头一看，連忙敬了个礼，亲热地叫了声：“二〇一首长！”

那人敏捷地跳下馬，把馬繮递给身后的人，搶上一步，伸手拿过江大忠的枪，看了看，随手放到肩上扛着，两个人边走边談起来。

王启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挨近李金鎖，輕輕碰了他一下：“长官。放精神些！”自己随即拉了拉衣服，挺起了胸脯。

那两个人沒有注意他們，还在亲热地談着。

“……你們連打得不錯嘛，是不是？”被称作“首长”的人問。

“哪里，不过癮！不过同志們說，这下子多少报了点仇！”

“你們連伤亡大么？”首长又关切地問。

“班排伤亡不大。就是連的干部……唉，我們連长負了重伤下去了。我們指導員負了輕伤；他那脾气你知道，沒下去。……”江大忠回答，接着又問了句：“首长，二〇六师的师长抓到了沒有？那个姓邱的，他把洛阳人民害苦啦！……”

“邱行湘，沒跑掉，已經抓住啦。”

“哦！他也有这一天？”正在靜靜听着的王启新，不禁叫出了声。他臉前浮上了“邱老虎”的那副凶神恶煞似的面孔。就在几天以前，他还听过这个师长的訓話，那是东门被突破以后。就是在那次訓話結束的时候，那凶神三角眼一瞪，把戴着白手套的手一揮，一个排副、四个弟兄就被拉出去“軍法从事”了。

他这一声惊叫，引起了那首长的注意。首长緩步来到王启新身边，和藹地笑笑，問道：“是兵嗎？”

“是！”王启新横跨一步，閃到路边，咋地一个立正。

“走，走。”首长輕輕撫住他的肩膀，“你的身体滿好嘛！叫什么名字？”

“王启新。”

“噢。——看，身上这么髒。住下好好洗一洗，哎！……”首长一面跟他并肩走着，一面帮他揮了揮身上的浮土，“对，你是守小圩子的？”

“报告官长，”王启新抓住了說話的机会，眼珠一轉，諂媚地笑笑，說，“我不想打，是上面逼的。我光朝天放枪。……”

“朝天放枪？”首长纵声地笑了。笑声那么大，那么爽朗，“怪不？你手里拿着枪，可又朝天放？那么你为什么扛这个枪？为什么当那个兵？”

“这……”王启新眼珠轉着。真的，当兵十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为什么”。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了。

“你为了誰打仗，又为了什么打这个仗呢？”

“……”

“想想，闲着沒事了想想。”首长还是那么和悅，“怎么样，参加我們解放軍好不好？”

“好。”

“对，参军吧！参了軍，把这些問題想透了，你們会成为很好的革命战士的。”首长話音又誠懇又热情，“参军以后，有什么問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你的連长、指导員，也可以找我，我叫王吉文。”

他又纵声笑了一陣，又和江大忠說了几句什么。看看已經走过了战斗前被毀成一片瓦礫的东关，踏上了城东的大路，他把枪还給江大忠，然后笑着向他們几个揚了揚手，翻身上馬走了。

王启新楞楞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馬匹，悄悄地来到江大忠身边：

“老兄，这位是你們营长？”

江大忠一揚眉毛，沒答話。

“团长？”

江大忠又搖了搖頭。

王启新吃惊了：“莫非是师长？”

江大忠微笑着点了点头。

“师长……为什么当兵……参軍……革命战士……”王启新仰起臉，自言自語地咀嚼着这些令人惊奇的字眼。

在他面前，展現了一条寬闊的大路。

他呆呆地望着面前的道路：这条路通向哪里？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他，又将怎样走下去呢？……



## 第一章

春天来到了中原，来到了颍河两岸。

田野，冬雪初融的耕地，松松地发了起来；地面上 袅袅的 风 气到处浮动 着，随着 阵阵晨 风，轻轻地 飘散开来。麦苗儿已经返了青，向阳的沟坡上，青草吐芽了，一片嫩绿。村头飘荡着淡蓝色的炊烟，一堵矮墙头上，斜斜地伸出几条紫色的枝干，挑起了几朵嫣红的杏花……一切，都仿佛在说：看，开始了，新的生命又开始了。

村头那条黄土大路上，一支十几个人的小小的队伍，正在急匆匆地走着。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连连长孙茂良。他约莫二十四五岁，个子不高，却长得精悍结实。那张干净的圆脸，多会儿也象喝了四两烧酒似的，红扑扑的；两只圆虎虎的大眼，精明里透着严厉。身上的穿戴也象人的长相一样，帽檐笔挺，裹腿溜直；同样的一身军装，落到他身上显得特别平整熨贴、紧衬利落。这模样，这神采，再加上那火辣辣的秉性，真象指导员马继成常说的，“象个